

娘在幸福在

■吴建昌

又过了一年母亲节,又幸福地陪老娘走过一年,有言说娘在幸福在。

老娘今年八十有七,身体基本上属康健一类,日常生活都能自理,此外,还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譬如晒晒洗衣机里洗好的衣服、理一点买来的蔬菜、烧几壶开水、整理一下茶几等。

老娘这十几年来有个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。她每天坚持早睡早起,睡眠质量较好,通常情况下都是一觉到天亮。每天早上起身,洗刷完毕,就先在电动按摩椅上静坐30来分钟,站起来喝杯开水,而后走出家门到小区河边绿道上散步20来分钟,以身体不觉得吃力为准。近几年来,政府部门为提高市民生活质量,在空间场地允许的前提下,修建了许多袖珍公园及绿道,为广大市民提供了许多就近的体育健身场地。老娘每天早上所走的绿道南北向有近500米,绿道东面临河,西面一年四季绿树成荫,除了绿道外,还有不少

的健身设施。老娘散好步,在健身器材上做一些适宜的运动。早锻炼回来后,就开始吃早餐。老娘的早餐以白米粥为主,偶尔吃点面食。酱菜、乳腐下粥已是定律,离了酱菜、乳腐总感觉吃粥不香,好在娘的肠胃已适应了这样的搭配。

平和的心态是健康的前提。老娘的心态是平和的,大概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吧,总觉得老娘像个小孩,我们的话她总是全部答应,当然这首先是我们兄妹对她百依百顺,在我的记忆中,我们家人从没让老娘恼过。尽管有时因为年龄的关系,老娘会丢三落四、偶而糊涂,但并不会影响她的心态。老娘跟上了年纪的人一样,她听来的某件事,只要她认为有意思的,会跟我们讲三四遍,甚至五六遍,有时隔了四五天还会谈起那事。每每遇到这样

的情况,我们都只当是第一次听她说,顺着她,只要她开心就好。平时在小区里,只要见了人不管认识不认识,老娘都要打招呼,有时还要拉上几句家常话。

上个星期天,天气晴朗,我陪着老娘在小区绿道上悠闲地散步。绿道两旁,粗壮高大的香樟树,散发着幽幽的香气,阳光透过浓密油绿的树叶,斑斑驳驳地撒在绿道上。靠近绿道边的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月季花开得正艳,姹紫嫣红,在微风中频频点头。临河铁栅栏边上的那些观赏性小草,也都彰显着生命的活力。我们母子两人就这样沐浴在初夏的阳光里,走在这样生意盎然的绿道上,心旷神怡,惬意满满。

到了绿道旁的体育健身场地边,我陪老娘走到一个双臂牵引器下,请她试试这个牵引器,活动下双臂。老娘起初不太情愿,并且还有点腼腆。于是,我就给老娘示范动作。其实我也没看过别人怎么弄这个牵引器,只不过为了老娘肯试试,我故意将牵引器弄得很轻松的样子,打消她的顾虑。老娘在我的鼓励下,站在牵引器下伸出了双手、展开了双臂,紧紧握住牵引器的两个手把,双手一上一下地拉动起来。起初她有点不太习惯,拉了一会慢慢有点门道了,后来便能掌控自如地上下拉动了。老娘开心地笑了,笑容是那么灿烂,我也幸福地笑起来。

对于老娘,我不敢说报恩,我只想说,老娘,让您幸福地微笑,是我余生最大的愿望。而且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:让我们多给母亲一点爱与关怀,哪怕是酷暑中的一把扇子、寒冬中的一件毛衣……

祝福我的老娘幸福健康长寿,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,也祝天下所有的家庭幸福美满。

我的父母

■马国强

我的老家是东阳,祖辈居住在山清水秀的小山村。父母虽然已离开我们多年,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眼前浮现,他们的谆谆教诲不时在我耳边萦绕,他们的优秀品质铭刻我心间,他们对于子女深情的爱,就像陈年老酒越久越浓越香醇。

艰苦奋斗、勤俭持家。奋斗是一切成功的必由之路。我们家底子很薄,家境贫寒,子女又多,毫无靠山,但我的父母不怕艰难困苦,省吃俭用,他们自己常吃粗粮、穿旧衣。父亲每月20多斤粮票也要千方百计省点下来带回家。父亲虽是教师,但犁、耙、耕、耙样样会,除了种蔬菜瓜果,还会种元胡、白术、芍药等。母亲除了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外,千方百计种好自留地,不仅养鸡、鸭、鹅,还养兔、羊、牛,母牛养了小牛,既给生产队添了力,也给家里增了财。父母三次操持建房。父亲多次带我到山里背木头,在陡峭的公路上,我和父亲一个拉一个推,拉了一车再拉另一车。母亲为了建房,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那撕心裂肺的悲痛我至今难以消除。父母的艰苦奋斗、勤俭持家和他们的奉献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的。

爱岗敬业、为人师表。正人先正己,律己方能律人。父母总是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养,多下“无声的命令”。父亲是老知识分子,名副其实的好老师。每次备课都认真细致,每次授课力求精益求精,对每位求教的学生总是诲人不倦,父亲的教学质量在老家是有名气的。从小学到中学,父亲每次工作调动,都克服种种困难,愉快服从组织安排,圆满完成教学任务。母亲读书少,但在父亲的影响和帮助下,也认得一些字。她为人谦和,办事认真,生产队劳动总是干在先。母亲曾担任大队妇女主任,力所能及地开展工作。农村开展“四清”时,她不仅要劳动、工作、顾家,还给“四清”工作人员做饭一年多。父母总是处处以身作则,时时严于律己,希望别人做到的、要求子女做到的,自己首先做到、做好,他们的教育“无声胜有声”。

崇文重教、严育后代。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父母不仅自己带头学文化、学相关知识,还精心培育下一代。我们兄弟姐妹日常开支就不少,四人就学需要不少经费。父母节衣缩食,千方百计供子女上学。四个子女全是大学生、中专生,这在当时的小乡村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刚满12岁,父母就把我送到远离山村30多里的学校住校读书。平时父母照顾不到,每月要把吃的米挑到学校,霉干菜带到学校吃也是常态,能有几片肉就很幸福了。早晨锻炼身体,白天上课,晚上自修,通过艰苦又充实的学习生活,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强不息的能力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我刚满14岁,想去北京,见识一下世界,父母竟然同意,母亲还给我30元钱。我在北京待了20多天,受到了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接见。北京回来后,又步行去其他地方待了一个多月。我年满16岁,

父母又支持我从军,50多年前爸妈和全家人向我频频挥手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。我在部队32年,父母多次到部队看望。我的每一次进步,父母总是鼓励鞭策。记得我刚到连队从事看押劳改犯的工作,部队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,天刚放亮就出操,冰天雪地练兵忙,寒风刺骨去站岗,周末还要砍木柴,天天面对劳改犯,前途渺茫怎么办?父亲知道我的心事后,给我写了封长信,讲了很多道理和励志故事,我都闷的心豁然开朗。连队指导员还将这封信在全连大会上宣读,我一下子成了全连的“新闻人物”,也为今后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。父亲先后给我写了数十封信,那朴实无华的真诚白话、贴近生活的暖心唠叨、充满哲理的智慧思维、刚劲有力的优美书法,让我倍感亲切,深受教诲,终生难忘。父亲在身患重病、昼夜咳嗽、双手颤抖、生活难以自理的状态下,依然多次给我和家人写信,希望我们保重身体,不断成长进步……拳拳心、深深情跃然纸上。人生要磨练,青春要雕琢。年轻人吃点苦是宝贵的财富。家乡的霉干菜永远是我思念的美味,父母的教诲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老实厚道、与人为善。千学万学学会做人最重要。父母给我们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,并身体力行。要我们实为先、和为贵,说老实话、做老实人、办老实事,从小事做起、一点一滴做起,从今做起,从我做起。要自强自立,不怕吃亏。他们自己从不说假话,从不整人,善解人意,严以律己,宽以待人,清清白白为人,勤勤恳恳做人,实实在在生活,淡泊泊处世。父母在学校、在村里,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父亲多次给邻居写春联,帮村里写墙报;母亲也悄悄接济困难家庭。“文革”中,父亲被批斗,被诬为“反革命”“走资派”;“文革”后,父亲不计前嫌,与批斗过他的老师和谐相处。父母教育我们,与其羡慕别人,不如做好自己,珍惜拥有,知足是福。

父母平凡而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和不幸。在他们最需要子女出力时,我却不在他们身边。他们实在是太劳碌了。他们虽然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,也有说错话、做错事的时候,更没有留下万贯家产,但他们已为子女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这是无价之宝。父爱如山,母爱似海。他们是默默无闻的“奠基石”“登高梯”。他们一定会在天堂注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,一定会为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微小进步而欣喜、自豪。我们优秀的品质一定会继续激励我们一步一步向前。

我离开老家的小山村已56年了,乡音早改鬓已衰,知天命之年更加挂念那片秀美的山山水水,惦记着生我养我的父母和见面就喊我乳名的父老乡亲。

与书同行的日子

■钟迪良

今年的“世界读书日”期间,我正好旅游在外,但嘉善开展“书香善城 悦读阅善”活动,我还是很关注,特别在“最嘉善”公众号的短视频里看到孙子在看书的镜头,让我联想了很多。

“几乎在每个人的命运中,书上的语言都起过无可比拟的作用,谁要是没有被一本好书俘虏过,那将是最大的遗憾。”这是著名作家尤里·邦达列夫说的。我想也是,假如人类社会没有书籍,那么这个世界就显得荒芜与空洞。尽管现在进入电子网络时代,但书香弥漫的感觉,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。

在我少儿时代,家里有一大箱子的书,除了隔壁邻居经常来借外,几位小学知心朋友也经常光顾,或来借或交换书看,而且互说书中的情节,也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。好书至今难忘,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是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一部长篇小说,它似乎让人明白了什么叫坚持和坚强;仿佛给我们幼小的心灵注入了精神营养,不经意间为后来的人生道路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随着岁月流逝,我们渐渐长大,变化的是年龄,是容颜,始终不变的是爱书的情结。初中毕业,我被分配到嘉善拖拉机厂,三年学徒做的是锻工(打铁),满师不久又换做铸工(翻砂),两个车间的工种都属脏、苦、累活,但《锻造工艺学》《铸造工艺学》这两本书,我翻了无数遍。经历了一些辛苦,幸好有自己忠实的朋友——书的陪伴,使我顺利地度过许多阴霾的日子。

我中学就读于嘉善一中,“文革”期间两年的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时间飞快而过。想不到1970年11月学校毕业,进厂参加工作间隔没几年,

1975年,我以“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的身份,又进驻到嘉善一中。对熟悉的老师们,我当然是尊重有加。我担任校团委副书记,除了做好团工作外,还有空学音乐、练字,并把大量的时间耗在学校图书室里(那时图书室不开放,认为里面有许多书称之为“封资修”的毒草,不能让学生接触,但“工宣队”例外),那是我看书最多的日子。后来对好书有点上瘾,借不到就买,正好有个邻居是在新华书店工作,新书到了有内部消息,我就去买书。如在上世纪70年代,我买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《唐诗选》上、下册(共700多页)价格2.10元;秦牧的《艺海拾贝》一书,价格0.56元,等等。有人说当时书真便宜,但其实工资收入也很低(一般学徒第一年每月工资16元,第二年18元,第三年20元)。到我结婚时,家里最多的就是书。正因为有了这些书的一路同行,让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,并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。

每个人的人生,终会经历一些坎坷和波折,心境时而低迷或高昂、时而平静或澎湃,幸好有良书相伴,失意时读读名人传记,就会发现原来只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;得意时品一本好书,就会醒悟,原来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。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到老年,一路有书香相随,心里感到无比的惬意与满足。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后记中写道:“希望将自己的心灵与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。”这似乎是我几十年一直喜欢读书和写作的感觉。

时过境迁,蓦然回首自己所经历的风雨岁月和美好时光,我深深感到:和书同行的日子是幸福的。

脚印

■梅萌

童年小小的脚
奔跑在软软湿湿的沙滩上
留下一排清晰稚嫩脚印
一群海鸥飞过
脆脆的叫声引我回眸
视线将脚印串起
像风中一串红艳艳的糖葫芦

一排排海浪扑来,
将脚印吞噬了
小小的我不明白
为什么脚印没了
又重新在沙滩上留下脚印
还是被一排排浪花淹没了

从此
脚印在沙滩上慢慢长大
被淹没了又重新留下
大大小小
深深浅浅
重重叠叠
脚印的记忆
随着浪花生生不息